



森林中的哨兵

反特鬥爭的故事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森林中的哨兵

楊槐等著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86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1 1/2印張 27,000字

1955年5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數44,001—144,000

書號688 文學147

定價(4)一角三分

編者的話

這些年來，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軍在邊防、內衛戰綫上，建樹了無數偉大的功勳，保衛了祖國的安全，保衛了國家大規模的經濟建設。這些成就，都是由許許多多的點滴「小事」積累起來的。

自從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賊被趕出我國大陸以後，他們就逃到台灣和金門，不斷派遣特務和間諜潛入大陸內地，企圖進行破壞活動。同時，內地的一些漏網的特務土匪，也不甘心滅亡，一有機會，就進行破壞活動。我們祖國每一個新的成就，我們人民每向前進一步，敵人都極端仇恨，就成為他們破壞的目標。公安軍担负着邊防、內衛的神聖任務，他們時刻都在和這些敵人進行鬥爭，這種鬥爭是無形的，又是最尖銳的，公安軍戰士從不放過任何一件細小的事物，細心觀察、判斷，所以，常常就從這些細小的地方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鬥爭。

在和敵人作鬥爭中，人民羣衆表現了高度的覺悟，積極支援了公安軍，協助公安軍戰士

捕獲敵人。

「森林中的哨兵」這本書，就記錄了反特鬥爭中的一些小故事。通過這些故事，可以使人體會到：我們的公安軍戰士具有多麼崇高的英雄品質，他們在邊防、內衛戰綫上，在祖國每個角落裏，不管天冷天熱，不分白天黑夜，都在警惕地保衛着我們可愛的祖國。機警、沉着、胆大、心細，是他們特有的軍事素養，他們隨時隨地密切聯系羣衆，當他們一發現綫索，就能當機立斷，英勇機智地把敵人捕獲。

正是因爲公安軍戰士熱愛祖國、熱愛人民，對人民的革命事業無限忠心，才能產生高度的責任感，這種責任感推動了他們，鼓舞了他們出色地完成了祖國和人民的委託。

從這些故事中，我們也可以看到人民羣衆對公安軍戰士的支援，不讓一個匪特漏網，使特務沒有空子可鑽。他們知道：保衛祖國的安全，也就是保衛自己的幸福生活。

目次

一個陌生的「軍人」	余冠羣
不是瘋子	弋學禮
巧計	鄒政安
「一日不見，如隔三秋」	李曉南
「你，你是蔣介石的兒子。」	王有金
香煙盒和筆記本	劉少峰
螢火蟲與腳印	劉亞藩
奇怪的鋼筆	王玉柱
「照像機」	郭學庸
森林中的哨兵	黃世君
英雄的趙老大爺	楊槐
	石兆平

助手.....	蕭雄文 三
最後的一個.....	蕭雄文 三
你再猜，也逃不過我們的眼睛.....	鄒政安 六
一網打盡.....	張克剛 四〇
	許洪年 四〇

一個陌生的「軍人」

余冠鰲

有一天，某邊防檢查站的康浩然同志因公外出，在回來的路上，遇到一個陌生的一「軍人」，身上帶着一支駁壳槍，同一個老百姓並肩走着。細心一看，那個老百姓是邊境上的可疑分子。

康浩然同志感到情況有些不對頭，就問那「軍人」是到哪裏去的。「軍人」說：「我是來此地抓犯人的，現在已經抓到了，準備帶到前面搭車回去。」聽他這麼說，似乎也合情合理。但是，在康浩然同志的腦子裏，却發生了一連串的疑問：一個人來這兒抓犯人，為什麼抓住了不網呢？他們倆為什麼走得那麼近呢？在邊境上抓到了犯人，為什麼不就近搭火車，而要步行十多里路才搭火車呢？實在是不對頭！於是他又問捕人經過邊防機關的許可沒有。「軍人」說：「人是在街上碰見的，所以沒有通過邊防機關，可……可我們跟分局有聯系！」康浩然同志看對方說話的神氣不自然，就說：「這個人我們邊防機關正要抓，你沒有通過邊防機關，我們不能讓你帶走。」這時候，「軍人」的態度也很強硬，一定要帶走。那個犯人也插

嘴說：「案子是他辦的，我跟他去！」犯人的話使康浩然同志越發懷疑。但自己只一個人，硬來是不成的。就轉換口氣說：「這個人你想帶走也可以，不過得跟我到邊防機關去辦清手續，開一張收犯證明。」這樣一來，那人就不能不同意了。

回到機關以後，康浩然同志請示了首長後，收繳了那個「軍人」的武器，進行審訊。二人先後供認：一個是被判處無期徒刑越獄潛逃的中統特務；一個是企圖投敵的叛徒；他們兩人在邊境上準備找空子逃往國外，爲了騙過康浩然同志的盤問，一個假裝是罪犯，一個假裝是抓罪犯的。但是終究沒有能夠逃過康浩然同志的眼睛。

不是瘋子

弋 學 禮

天空黑沉沉的。大街上很靜，連人們甜睡的鼾聲，母親輕輕地哄孩子睡覺的聲音都能聽見。羅傑帶領萬榮富和廖貴金外出巡邏，他們排成三角隊形，輕便地挪着腳步，順着大街向前走……

走在前面的廖貴金突然停住了，他向後面做了個手勢，後面的同志都知道前面有了一情

況」，趕忙往街邊的樹後隱蔽，眼睛都盯着廖貴金的前面。在廖貴金右前方，百貨公司大門的石柱子下，有一團黑的東西在移動。

廖貴金把槍栓一拉，問道：「什麼人！站起來！」那黑傢伙一聽反而不動了。

奇怪！這是什麼玩藝兒？羅傑端着槍從樹後走出來，離那黑傢伙三四步遠，借着路燈才看清楚是一個人。這人有三十歲左右，一臉大鬍子，穿着藍色制服，戴的八角工人帽，蹲在那裏閉着兩隻眼睛，鼻子裏發出鼾聲。

羅傑又命令道：「起來！你在這幹什麼！」那人一動不動，好像睡得正甜呢。

羅傑走上前，用右腳輕輕地碰碰那人：「你在這做什麼？起來！」那人這才懶洋洋地睜開眼睛，看看羅傑，又看看端着槍的廖貴金，驚慌地說：「啊！同志，你找我呀，好！來喝杯酒吧！」看樣子他很像喝醉酒的。

羅傑看他醒了，向後退了兩步：「起來！」

那人一面爬起來，一面瘋瘋癲癲地說：「好！同志，你們來得正好，我正要找你們呢！我的頭被人家打破了！」

羅傑看這情況，心中暗想：看這個人的樣子，是喝醉了？還是瘋子？……不，不能馬虎。爲了徹底把這人查清楚，他說：「舉起手來，我們檢查一下。」

那人還是瘋瘋癲癲地說：「同志！你們要我做什麼呀！」他伸開雙手歪歪斜斜地向羅傑倒過來。

羅傑把槍栓一推：「不准動！你再亂動，我開槍了！」

那人突然一愣，乖乖地舉起雙手。

羅傑大聲說：「向後轉！」

那人瘋瘋癲癲地向後轉着，嘴裏不停地咕嚕：「同志！我冷呀，我要回醫院啊！」

羅傑向廖貴金又點了點頭，廖貴金走上來，用明晃晃的刺刀指着那人的胸脯，羅傑在那人身上進行搜查。那人臉色灰白，嘴唇發抖，大叫大喊：「同志！我要回醫院哇！我要回醫院哇！——他亂跳亂蹦，企圖逃跑。」

「不准動！——廖貴金用刺刀把他制止住了。」

羅傑在他褲腰上，摸着一個硬梆梆的東西，掏出來一看：嘿！是一支嶄新的、上滿子彈的手槍。羅傑冒火了，拿着手槍在那傢伙面前一揮，狠狠地說：「這是什麼？是瘋子的證據嗎！——那人再不瘋瘋癲癲的了，他垂下手，低下頭。羅傑又繼續在他身上搜出了一瓶汽油、一盒火柴和一些乾紙。」

羅傑命令地說：「走吧！跟我們走！」

巧計

鄭政安

過年的前幾天，某部通信員從二連送信回來，走到半路，天快黑了，就加快了步子趕路。在岔路口，迎面碰上個挑担子的老鄉。這人有三十歲左右，從外表上看，很像一個小販，穿了一套不大合身的黑制服。他一見帶槍的邊防戰士，往後退了退，又往路旁跨了一步，身子一轉，背朝着通信員，假裝小便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二十斤白菜賣六千元^①，五十斤青菜賣了一萬二……」說這話的意思，好像告訴這個邊防戰士，他是一個賣菜的老鄉。其實通信員很明白這行動是心虛和胆怯的表現。他本要走右邊那條大路，但却停下來，向左邊小路看了一眼，故意說：「走錯了嗎？」說完，問那人道：「喂！老鄉，請問你去大泥灣從哪裏走？」那人一聽到問路，才扭過頭來，喉嚨裏像卡了魚刺似的，停了一會才說：「噢！同志，什麼？去大泥灣嗎？我不大清楚。」那人的話沒落音，通信員又追問：「你是當地人不？」那

① 六千元是指舊人民幣。本書各文的錢數都是按舊人民幣算的。

人道：「是，我是當地人，但我很少出……出遠門。大泥彎這地名聽人講過，路可不大熟悉。」通信員從這人話裏，已經摸到一些根底，就不願再跟他磨牙了。

大泥彎是一個集鎮，那人又是當地人，而且是賣菜的小販，哪能不知道從哪裏走，這一點是很難騙過邊防戰士的。通信員的態度也顯得嚴肅了：「老鄉，你到什麼地方去？有證明沒有？」那人好像滿不在乎，搖擺了幾下說：「我到×縣廟山鄉去。看你說的，邊防上的老百姓出夜門還不帶證明嗎！哈哈……」冷笑了一聲，就往褲袋裏掏證明。通信員一看不行，天這樣黑，身上又沒有帶電筒，有證明也看不出真假來；再說，證明是真的，也不一定就是好人。邊防綫上的特務要什麼花樣的都有。他腦子動了一下，計上心來。就說：「老鄉，不要掏證明了，有了就算啦，我們都得趕路呢。」等那人把證明插進口袋裏，通信員又指着路旁那座模糊的白房子說：「喂，不過，你得注意，那裏是咱們的『檢查站』，當心別誤會了。」那人又驚又喜，慌慌張張挑起担子走了。其實那裏並不是檢查站，是地方工廠。

通信員朝回來的路上走了幾步就蹲下來，隨着那人的黑影轉了個彎，急忙從左側山溝裏插到那人的前面，在一個草深的地方隱蔽起來，盯着那人的行動。他想：「這是通往廟山鄉的唯一道路，如果他是好人的話，準會大胆地往前走，要是壞蛋，一定不敢。」想到這裏，見那人果然不敢往前走，離一檢查站——還有五、六十公尺，就在路旁停了下來，鬼鬼祟祟的

朝四周望了一陣，把肩上的担子一丟，像漏網的魚一樣，拼命向山上爬。通信員見那傢伙中了計，一個箭步趕到那人身旁，把槍機一拉喊道：「往哪跑！站住！」響聲震動了夜間的山崗。那傢伙一看：槍口已對住他，只好舉起手來，通信員命令說：「向後轉！」並從那傢伙身上搜出一份國民黨特務證件和一支手槍。

通信員把那傢伙押到營部，經過審訊，營首長告訴他：「你逮住了一個蔣介石長期留在這一帶活動的特務隊長！」

「一日不見，如隔三秋……」

李曉南

站裏的同志們議論紛紛；有的說：彭家方這個人還差不多，根據他的情報線索，我們破獲了不少大小案件；有的說：靠不住！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這人歷史不清白；還有的說：那人坦白過，他正想有機會立功贖罪呢！……

共產黨員徐展也在分析彭家方，他認為不能輕易相信這樣的人。在隱蔽戰綫的鬥爭中，敵人什麼鬼花樣都有。他知道祖國交給他的這種工作，比在戰場上明槍明刀地幹還要複雜；

有一點馬虎，就要引起國家巨大的損失。所以處處得警惕、得用腦子。

那是七月初的一天，有個四十來歲、一臉橫肉、穿着香雲紗衣衫的胖子，到派出所來了。這人進門就哈哈地笑着問道：「同志，你們負責首長在家嗎？」徐展回答說：「有什麼事？同我談吧！」

「啊，你就是……那太好啦！」他一屁股坐在靠近徐展的那張椅子上，摸了摸下巴的鬍楂子，說：「我姓彭，草字家方，在新市場靠算命混混日子。兄弟過去在國民黨也幹過點小事，雖然看不慣那烏煙瘴氣的世界，但爲生活所迫，不得不幹。現在我託福人民政府，總算抬頭了，常言說：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……」

徐展實在不耐煩了：「你有什麼事，直截了當地談吧！」

胖子忙陪笑道：「是，是……我想爲祖國出把力。這地方社會情況我很熟悉。過去我同公安廳有聯系，多蒙那裏的首長錯愛。嘻嘻！只可惜太遠了，有些事處理得不及時，今後我想同你們……」

徐展握着他的手，一口答應道：「願意幫助我們，那太歡迎了！」

後來彭家方果然像很進步，很有辦法似的。第一次，他就報告了兩個偷渡犯；第二次又告發了「漁民反共救國軍」的一個特務組長，這是個重大的案件；接二連三地他又報告了五

個偷渡犯。每次的情報，都很確實。難道這傢伙真是好人嗎？

徐展想到那部蘇聯影片——「黨證」中，有個白匪特務，打入了工廠，還想混進布爾什維克黨，來從事更大的反革命活動，竟故意放火，不惜燒爛自己的皮肉，假扮成捨命救火的、忠實於蘇維埃的英雄。卑鄙呵！……那麼，彭家方就不可能故意獻幾個特務夥伴，來騙取人民政府的信任嗎？這人真怪，同省裏聯系，又同××站聯系，又同我們……這爲了什麼？他還拐彎抹角地探聽我們部隊的情況；他的生活過得很闊氣，那麼經濟來源？……

徐展想了很久，決定到羣衆中去，把彭家方的底細摸一摸。果然，有個老漁民告訴他：「彭家方在一九四七年當過國民黨的師長，聽說欠下很多血債。解放後，還常到香港。……這是個笑裏藏刀的傢伙！」這番真誠的話，震動了他的心坎：「不能馬虎了！」

回所後，他立刻叫人到彭家方家裏去偵察。那人回來報告他：彭家方正和四五個人在家裏開會，聽見他們嘰嘰咕咕地說：「我們做這個買賣要胆大心細。同梁富聯絡要在夜晚。……」徐展心想：「梁富是當地的大惡霸，他們要會同這幫地頭蛇一起作亂呀！好，還開秘密會議！……」這時團裏已斷定彭家方是個大特務，也派人來捉拿他了。徐展馬上率領六個同志到彭家方的住處，可是這傢伙已經聽到訊息逃走了。

徐展氣得好幾晚睡不着：「讓這樣一個人大特務漏網，能對得起黨和祖國嗎？自己還是個

反特工作中的一等功臣。這步棋却走輸了！……」

他真想把彭家方的一夥爪牙全都抓起來找他們算賬。冷靜一考慮：「不行呵，打草驚蛇就更困難了。現在只有沉着，……」

過了很久，徐展在街上碰見了彭家方的狗腿子劉海。那人見面就試探地問道：「老彭很久沒去貴所了吧？」徐展故意惋惜地說：「是呀，不知怎麼啦？過去老彭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，現在可能對我們有意見。……」劉海得意地說：「他不會來了，他在香港。聽說你們懷疑他，他灰心啦！」徐展的臉色立刻裝作憤怒的樣子：「這是誰造的謠？簡直是企圖破壞革命工作！難道彭家方是壞人，還肯幫助我們抓特務？要追根，我非把造謠的人抓起來不可！」這一席話把劉海樂得擠眉弄眼的。他點了點頭，奉承地說：「到底徐同志眼光高！蒼蠅飛過你眼下，也能辨出雌雄。」接着他鬼鬼祟祟地湊向徐展的耳朵說：「明天我去找他。在這碼頭上，老彭是個開明分子！……」

過不幾天，彭家方果然回來了。他得意洋洋地搖着一把白摺扇，進了派出所。一見徐展，就伸出一隻肥手，親熱地喊：「徐同志！哎呀，真是一日不見，如隔三秋……」但徐展並沒有和他握手，却冷笑着說：「你打的煙幕彈失敗了。你已經被逮捕！」這個特務頭子的一臉橫肉，立刻發青了。……

「你，你是蔣介石的兒子。」

王有金

一天，建築工地上勤雜工人張老大爺的兒子忽然回來了。張老大爺的兒子，還是在十多年前，才十一、二歲時，就因賭輸了錢跑掉的，這些年來，沒有通過一次信。這天回來，手裏只提了一個小包，一進門，見了張老大爺就叫了聲：「爸爸，您好啊！」叫得張老大爺愣住了，那人笑嘻嘻地說：「你忘記啦！爸爸！我就是十多年前輸錢跑了的小福呀！如今解放，窮人翻了身，我回來了……。」

老大爺看了又看，想了又想，我兒子出去那些年，信也沒通，現在是從哪兒來的呀！也可能是長大了，在外面時間長了，相貌也變了。有些懷疑。但心裏仍然很高興，說道：「我做夢也想不到你今天能回來呀！唉呀！長得這麼高啦，吃得多胖，你都到了些什麼地方？胡六、二狗子……他們那幫傢伙，整天逼着我要錢，那二畝地賣光了，你妹妹也叫他們硬逼着拉走了，你媽媽上吊死啦！好容易熬到解放，才算饒了我這條老命呀！」說着說着就哭起來了。他兒子一見老大爺哭了，忙說：「爸！別哭了，現在沒人逼您要錢了，等着吧！將來您